



中国历史演义全书

明代历史演义

(一)

〔民国〕蔡东藩撰

目摇摇录

- | | | | |
|-------|----|----------------------|----|
| 第 一 | 回摇 | 揭史纲开宗明义
困涸辙避难为僧 | 员 |
| 第 二 | 回摇 | 投军伍有幸配佳人
捍孤城仗义拯主帅 | 愿 |
| 第 三 | 回摇 | 攻城掠地迭遇奇材
献币释嫌全资贤妇 | 员缘 |
| 第 四 | 回摇 | 登雉堞语惊张天蚩
探虎穴约会孙德崖 | 圆猿 |
| 第 五 | 回摇 | 郭家女入侍濠城
常将军力拔采石 | 猿园 |
| 第 六 | 回摇 | 取集庆朱公开府
陷常州徐帅立功 | 猿苑 |
| 第 七 | 回摇 | 朱亮祖战败遭擒
张士德縶归绝粒 | 源缘 |
| 第 八 | 回摇 | 入太湖廖永安陷没
略东浙胡大海荐贤 | 缘猿 |
| 第 九 | 回摇 | 刘伯温定计破敌
陈友谅挈眷逃生 | 远员 |
| 第 十 | 回摇 | 救安丰护归小明王
援南昌大战伪汉主 | 远愿 |
| 第 十 一 | 回摇 | 鄱阳湖友谅亡身
应天府吴王即位 | 猿缘 |

第十二回	取武昌移师东下 失平江阖室自焚	愿
第十三回	檄北方徐元帅进兵 下南闽陈平章死节	怨
第十四回	四海归心诞登帝位 三军效命直捣元都	愿
第十五回	袭太原元扩廓中计 略临洮李思齐出降	元
第十六回	纳降诛叛西徼扬威 逐泉擒雏南京献俘	猿
第十七回	降夏主荡平巴蜀 击元将转战朔方	元
第十八回	下征书高人抗志 泄逆谋奸相伏诛	愿
第十九回	定云南沐英留镇 征漠北蓝玉报功	元
第二十回	凤微德杳再丧储君 鸟尽弓藏迭兴党狱	猿
第二十一回	削藩封诸王得罪 戕使臣靖难兴师	元

第一回 揭史纲开宗明义 困涸辙避难为僧

摇摇江山无恙，大地春回，日暖花香，窗明几净，小子搁笔已一月有余了。回忆去年编述《元史演义》，曾叙到元亡明续的交界，嗣经腊鼓频催，大家免不得一番俗例：什么守岁？什么贺年？因此将元史交代清楚，便把那管城子放了一月的假。现在时序已过去了，身子已少闲了，《元史演义》的余味，尚留含脑中，《明史演义》的起头，恰好从此下笔。元朝的统系，是蒙族为主，明朝的统系，是汉族为主。明太祖朱元璋，应运而兴，不数年即驱逐元帝，统一华夏。政体虽犹是君主，也算是一位大革命家、大建设家。嗣后传世十二，凡一十七帝，历二百七十有六年，其间如何兴？如何盛？如何衰？如何亡？统有一段极大的原因，不是几句说得了的。先贤有言：“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国必兴盛；君子道消，小人道长，国必衰亡。”这句话虽是古今至言，但总属普通说法，不能便作一代兴衰的确证。

小子尝谓明代开国，与元太祖、元世祖的情形，大略不同。后来由兴而衰，由盛而亡，却蹈着元朝五大覆辙。看官欲问这五大弊吗？第一弊是骨肉相戕，第二弊是权阉迭起，第三弊是奸贼横行，第四弊是宫闱恃宠，第五弊是流寇殃民。这五大弊循环不息，已足斫丧元气，倾覆国祚，还有国内的党争，国外的强敌，胶胶扰扰，愈乱愈炽。勉强支持了数十百年，终弄到一败涂地，把明祖创造经营的一座锦绣江山，拱手让与满族，说将起来，也是可悲可惨的。目今满主退位，汉族光复，感世变之沧桑，话前朝之兴替，国体虽是不同，理乱相关，当亦相去不

远。远鉴胡元,近鉴满清,不如鉴着有明,所以元清两史演义,既依次编成,这《明史演义》是万不能罢手的。况乎历代正史,卷帙最多,《宋史》以外,要算《明史》。若要把《明史》三百三十二卷,从头至尾展阅一遍,差不多要好几年工夫。现在的士子们,能有几个目不窥园,十年攻苦;就使购置了一部《明史》,也不过度藏书室,做一个读史的模样,哪里肯悉心翻阅呢?何况为官为商为农为工,连办事谋生,尚觉不暇;或且目不识丁,胸无点墨,怎知道去阅《明史》?怎知道明代史事的得失?小子为通俗教育起见,越见得欲罢不能。所以今日写几行,明日编几行,穷年累月,又辑成一部《明史演义》出来。宜详者详,宜略者略;所有正史未载,稗乘偶及的轶事,恰见无不搜,闻无不述,是是非非,凭诸公议,原原本本,不惮琐陈。看官不要惹厌,小子要说到正传了。

却说明太祖崛起的时候,正是元朝扰乱的时间。这时盗贼四起,叛乱相寻。黄岩人方国珍,起兵台温;颍州人刘福通,与栾城人韩山童,起兵汝颖;罗田人徐寿辉,起兵蕲黄;定远人郭子兴,起兵濠梁;泰州人张士诚,起兵高邮;还有李二、彭大、赵均用一班草寇,攻掠徐州,弄得四海纷争,八方骚扰。元朝遣将调兵,频年不息,只山童被擒,李二被逐,算是元军的胜仗,其余统不能损他分毫,反且日加猖獗。那时元顺帝昏庸得很,信奉番僧,日耽淫乐。甚么演揲儿法,甚么秘密戒,甚么天魔舞、造龙舟、制宫漏,专从玩意儿上着想,把军国大事,撇在脑后。贤相脱脱,出征有功,反将他革职充军,死得不明不白;佞臣哈麻兄弟,及秃鲁帖木儿,导上作奸,反言听计从,宠荣得甚么相似。冥冥中激怒上苍,示他种种变异,如山崩、地震、干旱、水溢诸灾,以及雨血、雨毛、雨牦,陨星、陨石、陨火诸怪象,

时有所闻,无非令顺帝恐惧修省,改过迁善。不意顺帝怙恶不悛,整日里与淫僧妖女,媚子谐臣,讲演这欢喜禅,试行那秘密法,云雨巫山,唯日不足。于是天意亡元,群雄逐鹿,人人都挟有帝王思想。刘福通奉韩山童子林儿为帝,国号宋,据有亳州;徐寿辉也自称皇帝,国号天完;张士诚也居然僭号诚王,立国称周;一班草泽枭雄,统是得意妄行,毫无纪律,不配那肇基立极奉天承运的主子。所以上天另行择真,凑巧濠州出了一位异人,姿貌奇杰,度量弘廓,颇有人君气象,乃暗中设法保佑,竟令他拨乱反正,做了中国的大皇帝,这人非他,就是明太祖朱元璋。

朱元璋,字国瑞,父名世珍,从泗州徙居濠州的钟离县,相传系汉钟离得道成仙的区处。世珍生有四子,最幼的就是元璋。元璋母陈氏,方娠时,梦神授药一丸,置诸掌中,光芒四射。她依着神命,吞入口中,甘香异常。及醒,齿颊中尚有余芳。至怀妊足月,将要分娩,忽见红光闪闪,直烛霄汉,远近邻里,道是火警,都呼噪奔救,到了她的门外,反看不见甚么光焰,复远立回望,仍旧熊熊不灭。大众莫名其妙,只是惊异不置。后来探听着世珍家内,生了一个小孩子,越发传为奇谈,统说这个婴儿,不是寻常人物,将来定然出色的。这年乃是元文宗戊辰年。诞生的时日,乃是九月丁丑日未时。后人推测命理,说他是辰戌丑未,四库俱全,所以贵为天子,这也不在话下。惟当汲水洗儿的时候,河中忽有红罗浮至,世珍就取作儿衣,迄今名是地为红罗港,是真是假,无从详究。总之豪杰诞生的地方,定有一番发祥的传说。小子是清季人,不是元季人,自然依史申述,看官不必动疑。

且说朱世珍生了此儿,取名元璋,相貌魁梧,奇骨贯顶,颇

得父母钟爱。偏偏这个宁馨儿，降生世间，不是朝啼，就是夜哭，呱呱而泣，声音洪亮异常，不特做爹娘的日夕惊心，就是毗连的邻居，也被他噪得不安。世珍无法可施，不得已祷诸神明。可巧邻近有座皇觉寺，就乘便入祷，暗祝神明默佑。说也奇怪，自祷过神明后，乳儿便安安稳稳，不似从前的怪啼了。世珍以神佛有灵，很是感念，等到元璋周岁，复偕陈氏抱子入寺，设祭酬神，并令元璋为禅门弟子，另取一个禅名，叫作元龙。光阴易过，岁月如流，元璋的身躯，渐渐的长成起来，益觉得雄伟绝伦。只因世珍家内，食指渐繁，免不得费用日增，可奈时难年荒，入不敷出，单靠着世珍一人，营业游口，哪里养得活这几口儿？今日吃两餐，明日吃一餐，忍饥耐饿，挨延过日。没奈何命伯仲叔三儿，向人佣工，只留着元璋在家。元璋无所事事，常至皇觉寺玩耍，寺内的长老，爱他聪明伶俐，把文字约略指授，他竟过目便知，入耳即熟，到了十龄左右，居然将古今文字，通晓了一大半。世珍以元璋年已成童，要他自谋生计，因令往里人家牧牛。看官！你想这出类拔萃的小英雄，怎肯低首下心，做人家的牧奴？起初不愿从命，经世珍再三训导，没奈何至里人刘大秀家，牧牛度日。所牧的牛，经元璋喂饲，日渐肥壮，颇得主人欢心。无如元璋素性好动，每日与村童角逐，定要自作渠帅，诸童不服往往被他捶击，因此刘大秀怕他惹祸，仍勒令回家。

转眼间已是元顺帝至正四年了，濠泗一带，大闹饥荒，兼行时疫。世珍夫妇，相继逝世，长兄朱镇，又罹疫身亡，家内一贫如洗，无从备办棺木，只好草草藁束，由元璋与仲兄朱镗，屏尸至野。甫到中途，蓦然间黑云如墨，狂飙陡起，电光熊熊，雷声隆隆，接连是大雨倾盆，仿佛银河倒泻，澎湃直下。元璋兄

弟 ,满体淋湿 ,不得已将尸身委地 ,权避村舍 ,谁料雨势不绝 ,竟狂泼了好多时 ,方渐渐停止。元璋等忙去察视 ,但见尸身已没入土中 ,两旁浮土流积 ,竟成了一个高垅 ,心中好生奇异。询诸里人 ,那天然埋尸的地方 ,却是同里刘继祖的祖产。当下向继祖商议 ,继祖也不觉惊讶 ,暗思老天既如此作怪 ,莫非有些来历 ,不如顺天行事 ,乐得做个大大的人情 ,遂将这葬地慨然赠送。史中称为凤阳陵 ,就是此处。元璋兄弟 ,自然感谢。谁料福无双至 ,祸不单行 ,仲叔两兄 ,又染着疫病 ,一同去世 ,只剩了嫂侄两三人 ,伶仃孤苦 ,涕泪满襟。这时元璋年已十七 ,看到这样状况 ,顿觉形神沮丧 ,日夕彷徨 ,辗转踌躇 ,无路可奔 ,还不若投入皇觉寺中 ,剃度为僧 ,倒也免得许多苦累。计划已定 ,也不及与嫂侄说明 ,竟潜趋皇觉寺 ,拜长老为师 ,做了僧徒。未几长老圆寂 ,寺内众僧 ,瞧他不起 ,有时饭后敲钟 ,有时闭门推月 ,可怜这少年落魄的朱元璋 ,昼不得食 ,夜不得眠 ,险些儿做了沟中瘠 ,道旁殍 ,转入轮回。

那时元璋熬受不住 ,想从此再混过去 ,死的多 ,活的少 ,不得不死里求生 ,便忍着气携了袂被 ,托了钵盂 ,云游四方 ,随处募食。途中越水登山 ,餐风饱露 ,说不尽行脚的困苦。到了合肥地界 ,顿觉寒热交侵 ,四肢沉痛 ,身子动弹不得 ,只得觅了一座凉亭 ,权行寄宿。昏晓时 ,觉有紫衣人两名 ,陪着左右 ,口少渴 ,忽在身旁得着生梨 ,腹少饥 ,忽在枕畔得着蒸饼 ,此时无心查问 ,得着便吃 ,吃着便睡 ,模模糊糊地过了数日 ,病竟脱体 ,霎时间神清气爽 ,昂起头来 ,四觅紫衣人 ,并没有甚么形影 ,只剩得一椽茅舍 ,三径松风。他也不暇思索 ,便起了身 ,收拾被囊 ,再去游食。经过光固汝颖诸州 ,虽遇着几多施主 ,究竟仰食他人 ,朝不及夕。挨过了三年有余 ,仍旧是一个光头和尚 ,

袱被外无行李，钵盂外无长物。乃由便道返回皇觉寺，但见尘丝蛛网，布满殿庑，香火沉沉，禅床寂寂，不禁为之惊叹。他拣了一块隙地，把袱被钵盂放下，便出门去访问邻居。据言：“寇盗四起，民生凋敝，没有甚么余力，供养缁流，一班游手坐食的僧侣，不能熬清受淡，所以统同散去。”这数语，惹得元璋许多嗟叹。嗣经邻居檀越，因该寺无人，留他暂作住持，元璋也得过且过，又寄居了三四年。

至正十二年春二月，定远人郭子兴，与党羽孙德崖等，起兵濠州。元将撒里不花，奉命进讨，憚不敢攻，反日俘良民，报功邀赏。于是人民四散，村落为墟。皇觉寺地虽僻静，免不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元璋见邻近民家，除赤贫及老弱外，多半迁避，自己亦觉得慌张，捏着了一把冷汗。欲要留着，恐乱势纷纷，无处募食，不被杀死，也要饿死；欲要他去，可奈荆天棘地，无处可依，况自己是一个秃头，越觉得栖身无所，左思右想，进退两难，乃步入伽蓝殿中，焚香卜爻。先问远行，不吉；复问留住，又不吉。不由得大惊道：“去既不利，留又不佳，这便怎么处？”忽忆起当年道病，似有紫衣人护卫，未免为之心动，复虔诚叩祝道：“去留皆不吉，莫非令举大事不成！”随手掷筴，竟得了一个大吉的征兆。当下跃起道：“神明已示我去路，我还要守这僧钵，做什么？”遂把钵盂弃掷一旁，只携了一条敝旧不堪的薄被，大踏步走出寺门，径向濠州投奔去了。小子恰有一诗咏道：

出身微贱亦何伤，未用胡行舍且藏。

赢得神明来默示，顿教真主出濠梁。

欲知元璋投依何人 ,且看下回续叙 !

前半回叙述缘起 ,为全书之楔子 ,已将一部明史 ,笼罩在内 ;入后举元季衰乱情状 ,数行了之 ,看似太简 ,实则元事备见元史。此书以《明史》为纲 ,固不应喧宾夺主也。后半回叙明祖出身 ,极写当时狼狽情状 ,天降大任于是人也 ,必先苦其心志 ,劳其筋骨 ,饿其体肤 ,如明祖朱元璋 ,殆真如先哲之所言者 ,非极力演述 ,则后世几疑创造之匪艰 ,而以为无足轻重 ,尚谁知有如许困苦耶 ? 至若笔力之爽健 ,词致之显豁 ,尤足动人心目 ,一鸣惊人 ,知作者之擅胜多矣。

第二回 摇摇投军伍有幸配佳人 捍孤城仗义拯主帅

摇摇却说朱元璋出寺前行，一口气跑到濠州，遥见城上兵戈森列，旗帜飘扬，似有一种严肃的气象。城外又有大营扎着，好几个赳赳武夫，守住营门。他竟不遑他顾，一直闯入，门卒忙来拦阻，只听他满口喧嚷道：“要见主帅！”当下惊动了营中兵士，也联翩出来，看他是个光头和尚，已觉令人惊异。嗣问他是何姓氏？有无介绍？他也不及细说，只说是朱元璋要见主帅。大众还疑他是奸细，索性把他反缚，拥入城中，推至主帅帐前。元璋毫不畏惧，见了主帅，便道：“明公不欲成事么？奈何令帐下守卒，縶缚壮士？”那上面坐着的主帅，见他状甚奇兀，龙形虎躯，开口时声若洪钟，不禁惊喜交集，便道：“看汝气概，果非常人，汝愿来投效军前么？”元璋答声称是。便由主帅呼令左右，立刻释缚，一面问他籍贯里居。元璋说明大略，随即收入麾下，充作亲兵。看官！你道这主帅为谁？便是上回所说的郭子兴。

子兴得了元璋，遇着战事，即令元璋随着。元璋感激图效，无论什么强敌，总是奋不顾身，争先冲阵，敌军畏他如虎，无不披靡，因此子兴嘉他义勇，日加信任。一日，子兴因军事已了，踱入内室，与妻张氏闲谈，讲到战事得手，很觉津津有味。张氏亦很是喜慰。嗣复述及元璋战功，张氏便进言道：“妾观元璋，不是等闲人物，他的谋略如何，妾未曾晓，惟他的状貌，与众不同，将来必有一番建树，须加以厚恩，俾他知感，方肯为我出力。”子兴道：“我已拔他为队长了。”张氏道：“这不过是寻常报绩，据妾愚见，还是不足。”子兴道：“依汝意见，

将奈何？”张氏道：“闻他年已二十五六，尚无家室，何不将义女马氏，配给了他？一可使壮士效诚，二可使义女得所，倒也是一举两得呢！”子兴道：“汝言很是有理，我当示知元璋便了。”次日升帐，便召过元璋，说明婚嫁的意思。元璋自然乐从，当即拜谢。子兴便命部将两人，作为媒妁，选择良辰，准备行礼。

小子叙到此处，不得不补述马氏来历：先是子兴微时，曾与宿州马公，为刎颈交，马公家住新丰里，佚其名，其先世为宿州素封，富甲一乡，至马公仗义好施，家业日落，妻郑媪生下一女，未几病逝。马公杀人避仇，临行时曾以爱女托子兴，子兴领回家中，视同己女。后闻马公客死他方，益怜此女孤苦，加意抚养。子兴授以文字，张氏教以针黹，好在马氏聪慧过人，一经指导，无不立晓。至年将及笄，出落得一副上好身材，模样端庄，神情秀越，秾而不艳，美而不佻；还有一种幽婉的态度，无论如何急事，她总举止从容，并没有疾言遽色。所以子兴夫妇，很是钟爱，每思与他联一佳偶，使他终身有托，不负马公遗言。凑巧元璋投军，每战辄胜，也为子兴夫妇所器重，所以张氏倡议，子兴赞成，天生了一对璧人，借他夫妇作撮合山，成为眷属，正所谓前生注定美满姻缘呢。

吉期将届，子兴在城中设一甥馆，令元璋就馆待婚，一面悬灯结彩，设席开筵，热闹了两三日，方才到了良辰。当由候相司仪，笙簧合奏，请出了两位新人，行交拜礼，接连是洞房合卺，龙凤交辉，一宵恩爱，自不消说。自此以后，子兴与元璋，遂以翁婿相称，大众亦另眼看待，争呼朱公子而不名。惟子兴有二子，素性褊浅，以元璋出身微贱，无端作为赘婿，与自己称兄道弟，一些儿没有客气，未免心怀不平。元璋坦白无私，哪

里顾忌得许多,偏他二人乘间抵隙,到子兴面前,日夕进谗,说他如何骄恣,如何专擅,甚且谓阴蓄异图,防有变动。子兴本宠爱元璋,不肯轻信,怎奈两儿一唱一和,时来絮聒,免不得也惶惑起来。元璋不知就里,遇有会议事件,仍是侃侃而谈,旁若无人。某日为军事龃龉,竟触动子兴怒意,把他幽诸别室,两子喜欢得很,想从此除了元璋,遂暗中嘱咐膳夫,休与进食。事为马氏所知,密向厨下窃了蒸饼,拟送元璋。甫出厨房,可巧与张氏撞个满怀,她恐义母瞧透机关,忙将蒸饼纳入怀中,一面向张氏请安。张氏见她慌张情状,心知有异,故意与她说长论短,马氏勉强应答,已觉得言语支吾,后来柳眉频蹙,珠泪双垂,几乎说不成词。经张氏挈她入室,屏去婢媪,仔细诘问,方伏地大哭,禀明苦衷。张氏忙令解衣出饼,那饼尚热气腾腾,粘着乳头,好容易将饼除下。眼见得乳为之糜,几成焦烂了。张氏也不禁泪下,一面命她敷药,一面叫入厨子,速送膳与元璋。是夕,便进谏子兴,劝他休信儿言。子兴本是个没主意的人,一闻妻语,也觉得元璋被诬,即命将元璋释放,还居甥馆。张氏复召入二子,大加呵斥,二子自觉心虚,不能强辩,也只好俯首听训。嗣是稍稍顾忌,不敢肆恶,元璋也得少安了。

越数日,接到军报,徐州被元军克复,李二败走;又越日,守卒来报,彭大、赵均用率众来降,愿谒见主帅。子兴闻知,亟令开城延入,以宾主礼相见,彼此寒暄,颇为欢洽。当下设宴款待,饮酒谈心。突由探马驰入,报称元军追赶败兵,将到城下了。统帅叫作贾鲁。子兴不禁皱眉道:“元兵又来,如何对待?”旁座一人起言道:“元军乘胜而来,势不可当,不如坚壁清野,固守勿战,令他劳师旷日,锐气渐衰,方可以逸待劳,出奇制胜。”众闻言,注目视之,乃是娇客朱元璋。彭大、赵均用

问子兴道：“这位是公何人？”子兴答是小婿。彭大便道：“令坦所言，未尝不是。但闻足下起义徐州战无不胜。此刻元兵到来，何妨出城对敌，杀他一个下马威，免使小觑。某等虽败军之将，也可助公一臂，聊泄前恨。”子兴鼓掌称善。匆匆饮毕，撤了酒肴，整備与元军厮杀。看官听着！这彭大、赵均用，本是著名盗魁，与李二通同一气。李二兵败窜死，彭赵两人，皆被元军杀退，立脚不住，投奔濠州。子兴闻他大名，以为可资作臂助，所以甚表欢迎，虚已以听。元璋不便再言，勉强随着子兴，出城迎敌，彭赵也率众后随。方才布成阵势，见元军已大刀阔斧，冲杀前来，兵卒似蚁，将士如虎，任你如何抵拒，还是支撑不住。子兴正在慌忙，忽后队纷纷移动，退入城，霎时间牵动前军，旗靡辙乱，子兴拨马就回，元军乘势抢城，亏得元璋带领健卒，奋斗一场，方将元军战却，收兵入城，一面阖城固守，登陴御敌。元军复来猛攻，由元璋昼夜捍御，还算勉力保全。

子兴退回城中，彭大复来密谈，把后队退兵的错处，统推到赵均用身上。子兴又信以为真，优礼彭大，薄待赵均用，均用从此含怨。可巧子兴党羽孙德崖，募兵援濠，突围入城，子兴与议战守事宜，德崖主战，子兴主守，意见未协，免不得稍有齟齬。均用乘此机会，厚结德崖，拟除了子兴，改奉德崖为主帅。看官！你想此时的草泽英雄，哪个不想做全城的首目？当濠州起兵时，德崖与子兴，本是旗鼓相当，因子兴较他年长，不得不奉让一筹，屈己从人，此次由均用从中媒驩，自然雄心勃勃，不肯再作第二人思想。子兴尚是睡在鼓中，一些儿没有分晓，就是元璋在城，也只留意守御，无暇及秘谋。

一夕，元璋正策马逡巡，忽奉张氏密召，立命进见。当下

应召入内,见张氏在座,已哭得似泪人儿一般,爱妻马氏,也在旁陪泪,不禁惊诧起来,急忙启问。张氏呜呜咽咽,连说话都不清楚,还是马氏旁答道:“我的义父,被孙德崖赚去了,生死未卜,快去救他!”元璋闻言,也不及问明底细,三脚两步的跑出室外,即号召亲兵,迅赴孙家。一面遣人飞报彭大,令速至孙家救护子兴。说时迟,那时快,元璋已驰入孙门。突被门卒阻住,元璋回顾左右道:“我受郭氏厚恩,忍见主帅被赚,不进去力救么?兄弟们替我出力,打退那厮!”众卒奉命上前,个个挥拳奋臂,一哄儿将门卒赶散。元璋当先冲入,跨进客堂,适德崖与均用密议,见元璋到来,料知来救子兴,恰故意问道:“朱公子来此何干?”元璋厉声道:“敌逼城下,连日进攻,两公不去杀敌,反赚我主帅,意欲图害,是何道理?”德崖道:“我等正邀请主帅,密议军机,不劳你等费心。你且退!守城要紧,休得玩忽!”元璋道:“主帅安在?”德崖怒目道:“主帅自有寓处,与你何干?”元璋大忿,方欲动手,蓦闻外面有人突入道:“均用小入,何故谋害郭公?彭大在此,决不与你干休!”元璋闻声,越觉气壮,雄赳赳地欲与德崖搏斗。德崖见两人手下,带有无数健卒,陆续进来,挤满一堂,不由的怕惧起来,反捏称主帅已返,不在我家。元璋愤答道:“可令我一搜吗?”德崖尚未答应,彭大已从后插嘴道:“有何不可?快进去!快进去!”于是元璋拥盾而入,直趋内厅,四觅无着,陡闻厅后有呻吟声,蹑迹往寻,见有矮屋一椽,扃镳甚严,当即毁门进去,屋内只有一人,铁链银铛,向隅暗泣,凝目视之,不是别人,正是濠州主帅郭子兴,是时不遑慰问,忙替他击断锁链,令部兵背负而出。德崖与均用,睁着眼见子兴被救,无可奈何。元璋即偕彭大趋出,临行时又回顾德崖道:“君与主帅同时举义,素称莫逆,如

何误听蜚言，自相戕贼？”又语赵均用道：“天下方乱，群雄角逐，君既投奔至此，全靠同心协力，共图大举，方可策功立名，愿此后休作此想！”言已，拱手而别。弄得孙赵两人，神色惭沮，反彼此互怨一番，作为罢论。

元璋既救出子兴，仍加意守城，会元军统帅贾鲁，在营罹病，日渐加剧，以是攻击少懈。越年，贾鲁病死，元军退去。自濠城被围，迄于围解，差不多有三四月，守兵亦多半受伤。元璋稟知子兴，拟另行招募，添补行伍，子兴照允，将此事委任元璋。元璋即日还乡，陆续募集得士卒七百名，内中有二十四人，能文能武，有猷有为，端的是开国英雄，真皇辅弼。这二十四人何姓何名？待小子开列如下：

徐达摇汤和摇吴良摇吴桢摇花云摇陈德摇顾时摇费聚摇耿再成摇耿炳文摇唐胜宗摇陆仲亨摇华云龙摇常遇春摇郭兴摇郭英摇胡海摇张龙摇陈桓摇谢成摇李新材摇张赫摇周铨摇周德兴

元璋得了许多英材，与他们谈论时事，很是投机。当下截止招募，带领七百人回濠，稟报子兴。子兴按名点卯，七百人不错一个，便算了事，惟署元璋为镇抚，令所募七百人，归他统率。元璋拜谢如仪。隔了数日，元璋方料理簿书，有一人进来禀谒，视之乃是徐达。便问道：“天德有何公干？”徐达见左右无人，便造膝密陈道：“镇抚不欲成大业么？何故郁郁居此，长屈人下？”元璋道：“我亦知此地久居，终非了局，但羽毛未满，不便高飞。天德如有高见，幸即指陈！”徐达道：“郭公长厚，德崖专横，彭、赵又相持不下，公处此危地，事多牵掣，万一

不慎 ,害及于身 ,奈何不先几远引 ?”元璋道 : 我欲去此他适 , 必须有个脱身的计策 , 否则实滋疑窦 , 转召危机。”徐达道 : “郭公籍隶定远。目今定远未平 , 正好借此出兵 , 想郭公无不允行。”元璋道 : 我方募兵七百名 , 署为镇抚 , 若统率南行 , 无论谣诼易生 , 即郭公亦多疑虑。”徐达道 : “七百人中 , 可用的不过二十余人 , 公只将二十余人率着 , 便足倚任 , 此外一概留濠 , 那时郭公便不致动疑了。”元璋点头道 : “天德此言 , 甚合我意 , 我当照行。”徐达乃趋出候命。达字天德 , 元璋称字不称名 , 便是器重徐达的意思。元璋即入稟子兴 , 出徇定远 , 并将原有部兵 , 归属他将 , 只率二十四人同行。子兴欣然应允。于是元璋整装即行 , 这一行 , 有分教 :

踏破铁笼翔彩凤 , 冲开潜窟奋飞龙。

欲知南徇定远情形 , 请看官续阅下回。

投军为明祖奋迹之始 , 成婚为明祖得助之始 , 救郭子兴为明祖报绩之始 , 募兵七百 , 得英材二十四 , 为明祖进贤之始 , 逐层写来 , 有声有色。他若郭子兴之庸柔 , 孙德崖之贪戾 , 彭大之粗豪 , 赵均用之刁狡 , 皆为明祖一人反射。尤妙在用笔不直 , 每述一事 , 辄用倒戟而出之法 , 使阅者先迷后醒 , 益足饜目 , 看似容易却艰辛 , 阅仅至此 , 已自击节不置。